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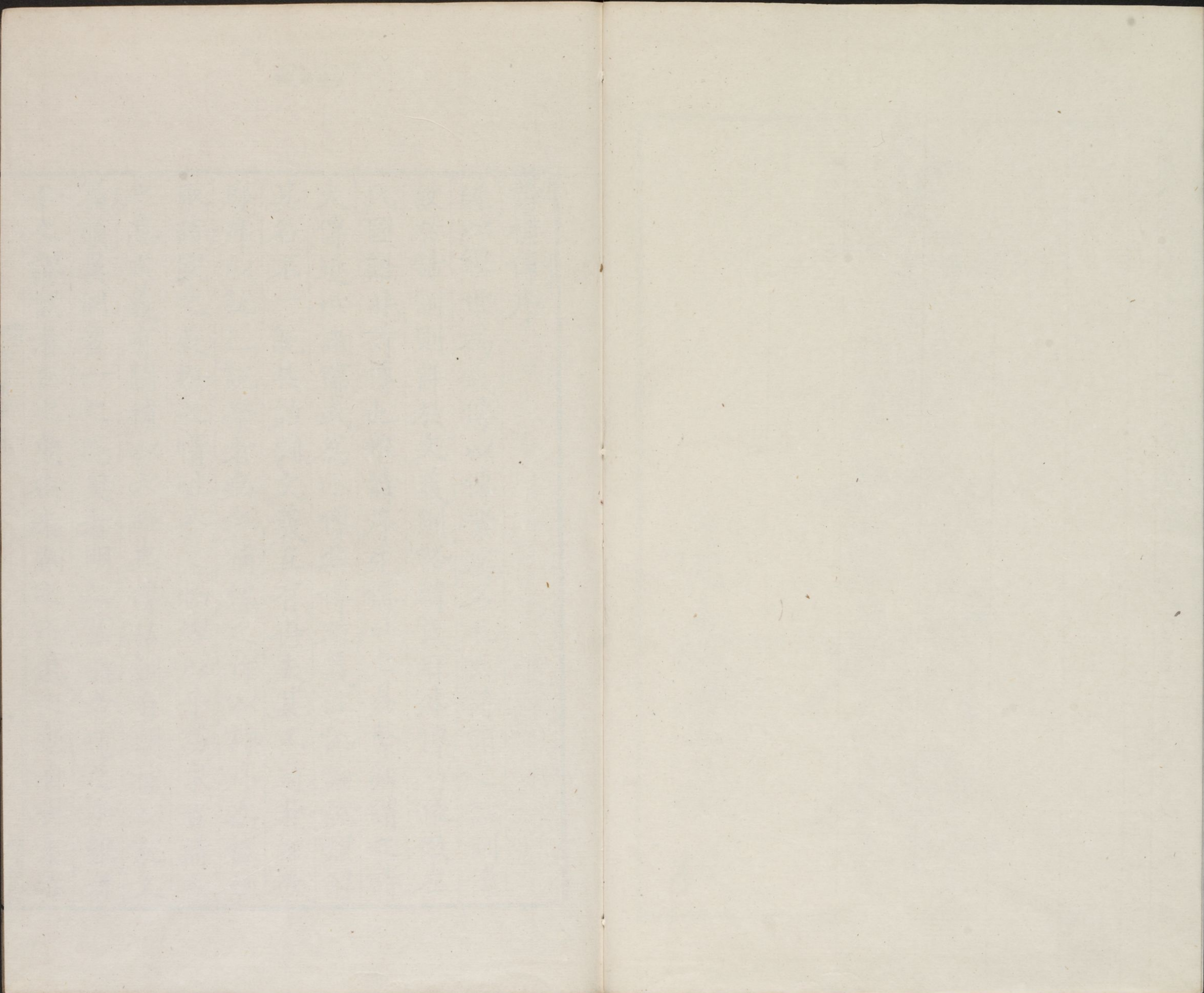
T110/2452B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逸齋詩補傳

通志堂藏板



詩補傳序

經以經世爲義傳以傳業爲名毛氏詩謂之詁訓傳故於詁訓則詳於文義則略韓氏有外傳乃依做左氏國語非詩傳也惟詩序先儒比之易繫辭謂之詩大傳近世諸儒或爲小傳集傳疏義注記論說類解其名不一旣於詁訓文義互有得失其不通者輒欲廢序以就已說學者病之補傳之作以詩序爲據兼取諸家之長揆之情性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文義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詁訓有闕補以說文篇韻異同者一之隱奧者明之窒礙者通之乖離者合之謬誤者正之曼衍者削之而意之所自得者亦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錯出其間補傳大略如此或曰詩序可盡信乎曰聖人刪詩定書詩序猶書序也獨可廢乎況詩序有聖人為之潤色者如都人士之序記禮者以為夫子之言賚之序與論語合孔叢子所記夫子讀二南及柏舟諸篇其說皆與今序義相應以是知詩序嘗經聖人筆削之手不然則取諸聖人之遺言也故不敢廢詩序者信六經也尊聖人也若夫聞見單淺古書之存於世者力不能盡得未敢以今日之言為然博雅君子儻嗣而修之使詩之一經無所闕疑不亦善乎逸齋序

經之本文有疑混音以小字附之曰如字者

讀如其字有他音者或附一小字則讀如所附之字或附二小字者皆翻切也篇內他音字重出則曰下同諸篇倣此

詩篇目

逸齋

詩之所繫與作者姓名皆附著其下有異說者悉

據經傳為之辯明歸諸至當

詩之所繫與舊譜不合者二十有五篇作詩之人可考其

姓名者四十一篇正其有異說者四十有二篇

第一卷

周南正風

關雎

文王

關雎詠大妣之德為文王風化之始而韓齊魯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故司馬遷劉向揚雄范畢並祖其說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畢公為康王大臣冊命尊為父師盡規固其職也而張超蔡邕皆漢儒多見

古書必有所據然則關雎雖作於康王之時乃畢
 公追詠文王大妣之事以為規諫故孔子定為一
 經之首止取其事實非問其所作之先後毛氏從
 孔子所刪之旨而釋之亦未嘗究其所作之時彼
 韓齊魯三家乃直以為刺康王不知其事實繫於
 文王也凡詩皆繫其所本如七月之風生民之雅
 思文之頌並作於成王之世而風則繫之公劉雅
 頌則繫之后稷此其義也若曰關雎止刺康王非
 詠文王之事則不得為正風聖人刪詩豈以刺詩
 為一經之首耶由是言之則四家之優劣可見矣

葛覃 文王

卷耳 文王

樛木 文王

蠶斯 文王

桃夭 文王

兔置 文王

采芣 文王

劉向列女傳曰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
 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
 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
 改且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採采之終
 於懷擷之況夫婦乎乃作采芣苢之詩向乃楚元王
 交之孫元王本授魯詩向之說必出於魯氏之學
 今采芣苢非有惡臭而宜於產子則所謂樂有子者
 是矣魯詩果不足信也

漢廣 文王

汝墳 文王

韓氏以汝墳為思親劉向列女傳曰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乃作詩曰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今據詩婦人則以夫為君子未有以父母為君子者是詩言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既見君子不我遐棄真夫婦之言也韓氏之徒以父母孔邇一言遂謂由思親而作殊不知玩味一篇之旨如卒章皆勉之以正之言與今詩序及劉向之說合益知毛氏可信矣

麟之趾 文王

周南諸詩皆王者之事不列於天下之雅特婉其名謂之王者之風豈以紂猶在上不可以有二王故耶名曰國風其諸得文王避紂之意歟

第二卷 召南正風

鵲巢 文王 采芣 文王

草蟲 文王

草蟲序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其詩未必出婦人女子之口蓋詩人喜其知禮為之歌詠其事下篇倣此

采蘋 文王

甘棠

文王

甘棠皆以為武王之詩其意謂文王雖分岐為周
召二公采地實未嘗往蒞其國至武王克商乃分
周公左召公右而成王之時又有分陝之說則召
伯聽訟已非文王之世而是詩又作於召伯既去
之後故以其詩繫之武王抑不知詩序謂召伯之
教明於南國非謂召伯施己之教乃推明周家貞
信之教耳召南既繫之召公故謂召伯之教也且
南國染商之污舊矣太王王季雖有其德未能及
人至文王道化既行始被於南國而召伯聽訟之
日又能推明其教行露既繫之文王甘棠雖在召

伯既去之後亦未必作於武王之時不若繫於文

王為宜大序言先王所以教亦不可謂專指太王
王季蓋大序作於後世併與文王謂之先王可也

行露

文王

召南申女作

劉向列女傳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
鄭夫家禮不備欲迎之女與其人言曰夫婦者人
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違禮制不可以行夫
家訟之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
室家不足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其說雖疑出
於魯詩然與今詩序相應故取之

羔羊

文王

殷其雷

文王

標有梅

文王

小星

文王

江有汜 文王

野有死麇 文王

何彼禮矣 文王

何彼禮矣之詩先儒皆繫之武王其說蓋以文王為平正之王猶書以為寧王也既以平王之孫為文王之孫遂以齊侯之子為齊太公之子殊不知武王娶太公望之女謂之邑姜則武王之女謂太公之子乃甥舅也必無婚姻之理或者又謂齊侯乃齊一之侯猶易言康侯終不若據春秋所書魯莊公元年及十有一年冬皆書王姬歸于齊實平王孫女嫁齊襄公桓公也嫁桓公者傳謂之恭姬則肅雖可知矣詩雖作於後世而王姬之德乃能不替文王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之餘風彼行露亦作於文王之後以能興文王貞信之教尚可為文王之詩則王姬實文王之孫子能不替文王肅雖之德豈不可為文王之詩乎況文王肅雖之德霑漑于後人不特王姬為然在成王之時助祭之士號為秉文之德者亦曰肅雖顯相頌既繫之文王則風繫之文王何疑之有

騶虞 文王

或疑周南無周公之詩而召南有召公之詩竊謂聖人刪詩於古人之盛德至善何敢廢而不錄周公之美已詠於豳而召公無燕國之詩故以二詩

附之召南此一說也又周南乃王者之風周公人
 臣也豈得並列亦一說也由是言之則武王既有
 天下二詩設若為武王之詩亦不得列於召南諸
 侯之風矣甘棠何彼穠矣繫之文王亦有二義一
 則明文王可以兼王者諸侯之事二則明二南專
 敘文王之風化學者試以是思之則聖人刪詩之
 旨斷可識矣

第三卷

邶國變風

柏舟

頃公

柏舟之詩韓氏以為宣姜自誓而劉向列女傳曰
 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

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
 弟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夫人曰唯
 夫婦同庖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非石不可轉也
 我心非席不可卷也向之說必出於魯詩故其言
 如此據是詩有憂心悄悄愠于羣小等語正與仁
 而不遇之言合若婦人自誓當如鄘柏舟曰之死
 矢靡它又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引類而言則毛
 氏之說得矣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
 此言可以為據

綠衣

莊公

衛莊姜作

燕燕

州吁

衛莊姜作

燕燕之詩韓氏以為定姜歸其婦鄭康成釋坊記
 又以為衛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此詩陸德明
 釋之曰此魯詩也據是詩言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蓋莊姜謂戴嬀儻能不忘先君當有以助我若歸
 其婦豈得言先君之思又言遠送于野瞻望弗及
 皆莊姜戀戀不忍訣之辭定姜既遭無禮矣何戀
 戀之有玩詩之文以求其義毛氏為得

日月 州吁

衛莊姜作

終風 州吁

衛莊姜作

擊鼓 州吁

凡言國人乃國中之人目見其事者其言確然可

信下皆倣此

凱風 宣公

先儒以凱風為州吁之詩第見其居雄雉之前耳
 據序言衛之淫風流行若州吁暴亂則甚矣未聞
 其淫亂之刺淫亂不恤國事蓋自宣公始七子之
 母不安其室豈非淫亂之化乎宜繫之宣公

雄雉 宣公

匏有苦葉 宣公

谷風 宣公

式微 宣公

劉向列女傳曰黎莊公之夫人既往而不同欲其
 傅母憐其失意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
 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

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義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
吾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
中露竊嘗考是詩終篇之旨正與其臣勸以歸之
言合豈二婦人亦能賦古詩以見志耶

旄丘 宣公
簡兮 宣公

泉水 宣公

此詩言衛女思歸亦未必真女子之作乃詩人述
其情耳後皆倣此

北門 宣公
北風 宣公
靜女 宣公
新臺 宣公

二子乘舟 宣公

是詩序以為國人劉向新序乃謂伋之傅母恐其

死也而作二子乘舟之詩向又謂壽閔其兄作憂
思之詩黍離是也黍離為王風之首聖人刪詩必
得其實向之言殆未可信是詩亦然

第四卷 邠國變風

柏舟 武公
共姜作

牆有茨 惠公
君子偕老 惠公
桑中 惠公
鶉之奔奔 惠公

定之方中 文公
蝮蝻 文公
相鼠 文公
于旄 文公

載馳 戴公
許穆夫人作

許穆夫人衛戴公之妹也以衛宣公之無道也而
其後文公為衛之賢君其女許穆夫人宋桓夫人
亦皆能以禮自克一洗故家污亂之習是詩歷敘

其欲歸之私情終畏義而止尤為聖人所取也

子上

第五卷 衛國變風

淇澳 武公

考槃 莊公

碩人 莊公

列女傳謂莊姜始至操行衰惰傳母作詩今詩言初說農郊翟芾以朝蓋為得禮不見衰惰之狀況既譽為碩人且極道容色之美非傳母所宜言國人之辭也凡言人皆國之詩人後倣此

氓 宣公

竹竿 宣公

在異國而思衛作詩以寄宗國採詩者得之衛地

宜繫之宣公

芄蘭 惠公

河廣 惠公

宋桓夫人作

宋桓夫人乃宋襄公之母也嫁宋桓公既生襄公而被出思其子不能止卒以禮自克此聖人所取也既被出而歸衛宜繫惠公

伯兮 宣公

有狐 宣公

木瓜 戴公

木瓜美齊桓公而詩繫之衛蓋作於衛人也猗嗟刺魯莊公而詩繫之齊蓋作於齊人也齊遺戴公以車馬器服故繫之戴公魯以桓公微弱致襄公

之惡故繫之襄公雖曰錄詩者據所得之地而繫之亦本其美刺之由耳

第六卷

王國變風

黍離

平王

劉向新序以為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蓋魯詩出於浮丘伯以授楚元王交向乃交之孫則向之言必本於魯詩也黍離為王風篇首聖人刪詩豈以衛公子之詩冠之王風乎詩序數言形容周大夫過故國之情纏綿悽惋至今讀之使人流涕聖人刪詩豈亦有見於此遂信為王風而不疑耶凡詩序言大夫者皆在

位之君子非民間之詩也後皆倣此

君子于役

平王

君子陽陽

平王

是詩序言君子遭亂當時必有主名惜乎不傳後皆倣此

揚之水

平王

中谷有蓷

平王

兔爰

桓王

葛藟

平王

是詩序言王族詩有父母兄弟之說蓋本宗自高祖而下之九族也

采芣

桓王

大車

桓王

劉向列女傳曰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納息夫人於宮楚王出遊息夫人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之日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并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據詩前二章言大車言毳衣正是大夫聽訟之事與息君夫人絕不相關案左氏傳息夫人為楚子生堵敖及成王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其又奚言則是息夫人未嘗自殺也

也

丘中有麻 莊王

第七卷 鄭國變風

緇衣 武公 將仲子 莊公

清人 文公

叔于田 莊公 大叔于田 莊公

公子素作

是詩序言公子素作雖不可考必鄭之公子也素或是其字

羔裘 莊公 遵大路 莊公 女曰鷄鳴 莊公 有女同車 昭公

山有扶蘇 昭公 摯兮 昭公 狡童 昭公 褰裳 昭公

丰 昭公 東門之墠 昭公 風雨 昭公 子衿 昭公

揚之水 昭公

凡言君子作是詩疑出於國史詩固有國史爲之者如史克作魯頌是也又左氏傳稱君子曰皆丘明之言殆類是歟不然則在位之君子也後皆倣此

出其東門 厲公

野有蔓草 厲公

先儒以東門蔓草繫之昭公殆非也東門序言公子五爭蔓草序言民窮於兵革且五爭自魯桓公十一年至莊公十四年首尾二十載可謂窮於兵革矣而桓公十七年昭公已卒蓋在五爭之中間二詩乃五爭既畢之後豈得繫之昭公况二詩與

溱洧皆在鄭風之末宜繫之厲公

溱洧 厲公

第八卷 齊國變風

雞鳴 哀公

還 哀公

齊詩以還爲營其辭曰子之營兮遭我虘蠃之間兮說者曰營丘也齊大公封於營之丘班固引用其說且營丘乃齊國所封之地名哀公既居其國矣又言子之營兮可乎若以爲營是以一國爲田獵之所也韓氏以還爲旋義亦相近

著 哀公

東方之日 哀公

哀公

東方未明 哀公

哀公

南山 襄公

襄公

甫田 襄公

盧令 襄公

敝笱 襄公

載驅 襄公

猗嗟 襄公

猗嗟說見木瓜

第九卷 魏國變風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先儒謂魏無世家其詩在平王桓王之間然則詩無所繫蓋不可考矣今據魏以魯閔公元年為晉獻公所滅而詩序言魏地陘隘又言日以侵削又言役乎大國又言國削而小民無所居其將亡之詩乎魏亡於桓王之時檜亡於幽王之時皆去孔

子為甚遠故序不指其君然則詩序亦考其人於史耳二國亡既久併與史而亡之宜聖人不能知其詩為何世而太史公不能為世家也

第十卷 唐國變風

蟋蟀 僖公 山有樞 昭公 揚之水 昭公 椒聊 昭公

綢繆 昭公 杖杜 昭公 羔裘 昭公

鵠羽

先儒以鵠羽繫之昭公非也據是詩序言昭公之後大亂五世蓋自昭公至小子侯始及五世由是言之是詩其作於小子侯之後乎

無衣 武公

案左氏傳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杜預曰曲沃武公遂并晉國是詩序言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天子之使其虢公乎

有杖之杜 武公

葛生 獻公

采苓 獻公

第十一卷 秦國變風

車鄰 秦仲

駟鐵 襄公

小戎 襄公

蒹葭 襄公

終南 襄公

黃鳥 穆公

晨風 康公

無衣 康公

渭陽 康公

秦康公作

權輿 康公

第十二卷 陳國變風

宛丘 幽公

東門之枌 幽公

衡門 僖公

東門之池 僖公

東門之揚 僖公

墓門 陳佗

防有鵲巢 宣公

月出 靈公

詩序刺在位說美色正指孔寧儀行父之事宜繫之靈公

株林 靈公

澤陂 靈公

第十三卷 檜國變風

羔裘

素冠

隰有萋楚

匪風

檜無世家先儒謂詩在周夷厲之際觀匪風之思周辭意迫切亦將亡之詩也餘說見魏國風

第十四卷 曹國變風

蜉蝣 昭公
候人 共公
鴟鳩 共公
下泉 共公

第十五卷 幽國變風

七月 公劉
周公作

鴟鴞 周公
周公作

東山 周公
破斧 周公
伐柯 周公
九罭 周公

狼跋 周公

先儒以豳詩七篇皆繫之成王竊謂七月乃周公為成王陳先公之事公劉實始居豳宜繫之公劉鴟鴞言周公之志東山言周公之使民破斧言周公遭四國之毀伐柯九罭言周公不見知於朝廷狼跋言周公不失其聖皆不當繫之成王宜為周

公之詩若成王則詩在正雅不當列之變風也

第十六卷 正小雅

鹿鳴 文王

司馬遷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亦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風諫且鹿鳴文武治內之政先聖孔子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不應以刺詩冠小雅之篇首就如二人之說其殆關雎之類雖作於文王之後實則文王之事也況常棣亦非作於當時由管蔡之失道故周公歌文武燕兄弟之事然則仁義陵遲王道既衰大臣歌文武治內之政以風諫之理亦

可信但不可直以為刺耳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有禮則非刺明矣

四牡 文武

皇皇者華 文武

常棣 文武

周公作

常棣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國語亦以為周文公之詩學者以魚麗序有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之說遂疑此詩非周公之作又左氏載富辰之言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作是詩惟杜預斷之曰周公作之召公歌之故孔氏正義詳著其說謂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由是而言則謂周公閔管蔡之失道追詠文武

治內之事有何不可詩雖作於周公而燕兄弟乃文武治內之政宜為文武之詩

伐木 文武

天保 文武

采薇 文武

采薇序雖指言文王之時大抵天保以上采薇以下文武之世皆歌此樂章宜為文武之詩班固漢志謂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殆與召虎歌周公所作之詩同意非懿王之詩也

出車 文武

杕杜 文武

魚麗 文武

南陔 文武

白華 文武

華黍 文武

亡詩六篇僅存其義皆不言作於何時毛氏以南
咳白華華黍次之文武之雅以由庚崇丘由儀列
之成王之雅必有師承今從之

南有嘉魚 成王 南山有臺 成王

由庚 成王 崇丘 成王 由儀 成王

由庚以下三亡詩說已見前

蓼蕭 成王 湛露 成王 彤弓 成王 菁菁者莪 成王

第十七卷 變小雅

六月 宣王 采芑 宣王 車攻 宣王 吉日 宣王

鴻鴈 宣王 庭燎 宣王 沔水 宣王 鶴鳴 宣王

祈父 宣王 白駒 宣王 黃鳥 宣王 我行其野 宣王

斯干 宣王 無羊 宣王

第十八卷 變小雅

節南山 幽王 家父作

董仲舒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
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
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仲舒不
見毛氏詩其說必出於三家今據是詩所刺尹氏
之過惡多矣未嘗及爭訟之事且其卒章明言家
父作誦以究王訕正與序家父刺幽王之言合仲
舒之論屈矣案左氏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
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先儒

遂以是詩本名節然孔叢子言孔子讀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則知不可去南山二字亦非為爭田也

正月 幽王

十月之交 幽王

雨無正 幽王

韓氏作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竊謂韓詩世罕有之未必其真或後人見詩中有正大夫離居之語故加二句且牽合以為正大夫刺幽王不然則是詩上二章皆十句又加二句似不可信況終篇皆衆多如雨之意與雨無其極全不相應識者當知去取矣

第十九卷 變小雅

小旻 幽王 小宛 幽王

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

毛公作傳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說曰師尹皇父不

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

先儒非之謂使師尹皇父番與鄭桓先後其事褒

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又謂韓詩之

次與毛氏合案幽王八年以鄭桓為司徒安知前

無番為此官則四詩非厲王明矣竊嘗考之經猶

有五說證鄭氏之妄十月辛卯日有食之驗之唐

曆在幽王六年一也百川沸騰山冢萃崩稽之史

記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二也雨無正言周宗既滅
 即指赫赫宗周衰如滅之之事明非厲王三也小
 旻言謀夫孔多發言盈庭謂七子之徒厲王監謗
 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安有孔多盈庭之刺
 四也小宛言念昔先人有懷二人先人謂宣王二
 人謂文武若厲王之先人乃夷王安能懷文武之
 事五也

小弁 幽王

小弁之序曰太子之傅作是時太子宜曰見棄故
 有是詩而趙岐釋孟子乃以為伯奇之詩又曰伯
 奇仁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中山

王劉勝亦以為伯奇之詩蓋皆指吉甫之子伯奇
 也案是詩有曰踧踧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怒
 焉如擣乃憂周道將為茂草蓋憂周室之將亡真
 太子體國之言若吉甫之子安得被棄而憂周室
 則趙岐劉勝之說非矣由不見毛氏詩故也

巧言 幽王

何人斯 幽王

巷伯 幽王

谷風 幽王

蘇公作

寺人孟子作

大東 幽王

第二十卷 變小雅

四月 幽王

北山 幽王

無將大車 幽王

小明 幽王

三百廿五
鼓鍾 幽王

孔穎達謂鄭氏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為作以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也或謂史無幽王巡淮之事遂疑非幽王之詩且史與經異猶當捨史而信經若史之所闕幸而存於經乃反疑之是欲捨經而信史也其可哉

楚茨 幽王

信南山 幽王

甫田 幽王

大田 幽王

四篇類也說者曰文指相類承上篇畧之也故大田不言君子

瞻彼洛矣 幽王

幽王

裳裳者華 幽王

幽王

桑扈 幽王

幽王

鴛鴦 幽王

幽王

頍弁 幽王

幽王

孔穎達曰諸公同姓之公也

車牽 幽王

幽王

青蠅 幽王

幽王

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今據魏自有國風若果為魏詩聖人刪詩雅頌各得其所豈容以風為雅袁氏亦豈惑於韓齊魯三家之說乎

賓之初筵 幽王

幽王

衛武公作

韓氏以是詩為武公飲酒悔過今據詩始言大侯既抗則將祭而射也次言烝衍烈祖則既射而祭也次言酌彼康爵則既祭而燕也所陳皆君臣上

下之禮文武公雖入為卿士然人臣耳豈得用此
禮文耶則非武公自悔過之詩明矣況武公在幽
王時春秋已高不應尚有酒過也然是詩歷陳飲
酒始於禮卒於亂其亦以自警歟

第二十一卷 變小雅

魚藻 幽王

采菽 幽王

角弓 幽王

角弓之詩指言兄弟序詩以為父兄蓋諸父兄弟
皆當相親今乃使怨生於骨肉所謂於所厚者薄
無所不薄也

苑柳 幽王

都人士 幽王

周人乃周室中都之人也天下之風俗每視中都
為厚薄然聞而知者不若見而知之為審是詩所
陳都人士女之服飾纖悉可考序詩者謂古者長
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然則四方以中都為風俗
中都以為長民者為風俗非周之盛世不能然

采芣 幽王

黍苗 幽王

隰桑 幽王

白華 幽王

縣蠻 幽王

是詩乃微賤之臣怨大臣不用仁心而序以為刺
亂何也蓋治世則上下相親大臣必能下士如周
公是也今大臣專於自營遺忘微賤亂之道也

瓠葉 幽王

漸漸之石 幽王

下國乃小國之人從征役者也王者用兵固不止於役小國然大國之人財力猶可支梧惟小國被

茗之華 幽王

何草不黃 幽王

第二十二卷 正大雅

文王 文王

周公作

呂氏春秋曰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此特明文王之詩為周公所作耳詳考大明以下至卷阿諸

篇歷陳周家之盛上言后稷先公之積累次及文武之功業次及成王之太平皆周公召公欲成王知王業之艱難故其言諄復告戒真得大臣輔佐之體周公為首相制禮作樂皆出其手故序不著其名至公劉洄酌卷阿則明言召康公此其義也

大明 文王

緜 太王

棫樸 文王

旱麓 太王 王季

旱麓序明言太王王季而孔穎達以為文王受祖之業殊不知考詩有玉璫黃流之詠乃王季受此賜於帝乙見之孔叢子或者以豈弟君子為斥文王何其踈耶觀此益知詩序之可據

思齊 文王

皇矣 文王

第二十三卷 正大雅

靈臺 文王

文王有聲 武王

生民 后稷

行葦 成王

既醉 成王

鳧鷖 成王

假樂 成王

公劉 公劉

召康公作

洞酌 成王

召康公作

卷阿 成王

召康公作

召公所陳三詩以戒成王公劉則厚民洞酌則奉天卷阿則求賢國家大政無出此三者周公作詩書固多矣究其意皆本之三者以進戒以是知周召事君可謂無異心也

第二十四卷 變大雅

民勞 厲王

召穆公作

召穆公虎乃康公十六世孫康公在成王時陳三詩以進戒類臯陶賡歌穆公有乃祖風烈厲王雖不見信用屢陳規諫傳記所載可為矜式觀是詩所言如綏四方先於惠中國無縱詭隨所以遏寇虐誠至論也

板 厲王

凡伯作

凡伯周之世卿也在厲王時凡伯作板之詩有曰老夫灌灌又曰匪我言耄則凡伯在厲王之世已非少壯矣其後瞻卬召旻之刺幽王蓋板之子若

孫也

蕩 厲王

召穆公作

抑 厲王

衛武公作

國語楚左史倚相曰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懿以自警
警帝昭曰懿即抑也今案武公厲王時猶未即位
若年九十五乃幽王之時矣況其詩皆告戒人主
之語非專為已作序謂亦以自警則可矣然命名
以首句抑抑威儀為義不得為懿也

桑柔 厲王

芮伯作

左氏傳以為周芮良夫之詩疑芮伯之字也書與
春秋皆有芮伯其世卿歟

第二十五卷

變大雅

雲漢 宣王

仍叔作

仍叔亦周之世臣也春秋書仍叔之子來聘乃周
威王之十三年去宣王即位之初已百餘年左氏
云仍叔之子弱蓋未滿二十也故杜預云譏使童
子出聘以歲考之殆其曾孫歟

崧高 宣王

尹吉甫作

烝民 宣王

尹吉甫作

韓奕 宣王

尹吉甫作

江漢 宣王

尹吉甫作

崧高以下四詩乃尹吉甫一時之作其詩自言吉

甫作誦謂作此詩使工歌誦之張詵注楊脩與曹植書不更孔公風雅無別之說乃曰仲山甫作周頌周公作鳴鴉且脩止論風雅正謂周公之鳴鴉在豳風仲山甫之丞民在周雅爾詵乃誤以誦為頌謂仲山甫之頌在雅周公之詩在風不然豈不知周頌之作為成王太平之時所用之樂章仲山甫乃宣王之臣豈有作周頌之理此雖易知其謬誤亦不可不辯也

常武 宣王

召穆公作

瞻卬 幽王

凡伯作

召旻 幽王

凡伯作

凡伯說見板

第二十六卷 周頌

清廟 文王

周公作

王褒四子講德論曰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國語亦以時邁思文為周文公之頌則頌作於周公無疑也蓋太平然後頌聲作周公之前不可謂太平不應有頌明堂位謂周公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然則周頌三十一篇其皆出於周公之手歟

維天之命 文王

維清 文王

烈文 成王

天作 先王先公

昊天有成命 成王

我將 文王

時邁 成王

周公作

左氏傳載楚子之言謂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
 干戈國語乃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皆時邁
 之文左傳國語同出於左氏自抵牾如此今據武
 王克商未定而終固未暇巡守而時未可謂之太
 平何有頌聲又以武亦為克商之作夫大武乃宗
 廟象功之樂舞也武王猶在位豈自作大武之舞
 將何所施耶況其詩曰於皇武王以為武王自言
 可乎又以賚為武之三桓為武之六尤不可信詩
 三百定於聖人之手今乃合三篇為一可乎蓋荆
 楚之國簡編雜亂文獻不足何可據也周官曰六

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然
 則時邁其成王十二歲一巡守之詩乎

執競 武王

思文 后稷

周公作

國語以思文為周文公之頌參之孝經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皆曰則周公其人夫
 禮既制於周公思文又為周公之作則昊天有成
 命郊祀天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皆出於周公可
 以類推矣

臣工 成王

噫嘻 成王

振鷺 成王

豐年 成王

有瞽 成王

潛 成王

漢章帝建初七年詔引肅雝之臣辟公之相太子
賢釋之曰詩大雅云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此雖為賢之不審亦豈韓齊魯三家
以頌為雅耶然是詩明言於薦廣牡相予肆祀為
祭祀之樂章明甚賢豈不誦其詩而信其妄何哉
雅頌昔嘗亂矣賴孔子刪詩然後雅頌各得其所
賢復欲亂之耶

載見

武王

有客

成王

武

武王

閔予小子

成王

訪落

成王

敬之

成王

小毖

成王

載芟

成王

良耜

成王

絲衣

成王

酌

武王

桓

武王

賚

武王

酌桓賚雖皆武王之事然未有其詩成王太平之
後追頌其美宜繫之武王

般

成王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般巡守祀四嶽河海二頌一
時之作也武王既未暇巡守未有頌聲則二頌皆
當繫之成王書言武王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所過名山大川乃因行師而致祭皇天后土不可
以為岱宗名山大川不可以為河嶽學者宜深考
之

第二十七卷

魯頌

駟 僖公

史克作

有駟 僖公

史克作

泮水 僖公

史克作

閼宮 僖公

史克作

史克作頌見之詩序韓氏乃曰奚斯作魯頌而班固西都賦序王延壽魯靈光賦序皆云奚斯頌魯揚雄法言亦曰正考甫嘗晞尹吉甫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甫意謂尹吉甫頌周正考甫奚斯效之殊不知是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奚斯作新廟非作魯頌也韓氏傳授之妄班固王延壽據韓詩不足深誚揚雄法言欲準論語乃不知尹吉甫作

周雅謂之作誦非作周頌也正考甫得商頌於周非作商頌也公子奚斯作魯廟非作魯頌也著書果難哉

第二十八卷 商頌

那 成湯

烈祖 中宗

玄鳥 高宗

長發 高宗

殷武 高宗

商頌十二篇乃正考甫得之周太師而正考甫為孔子七世祖聖人刪詩於其祖之所存宜得其實而太史公乃謂宋襄公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追道契湯高宗所以興作商頌其說本之韓氏然其言亦據五篇為說耳使十二篇俱

存固不止於契成湯高宗之事也夫頌者美其功德之作也魯人頌僖公其言僖公之美備矣設若為襄公作頌乃無一辭及宋何哉況序與國語之言合耶

第二十九卷

附說

第三十卷

廣詁

詩篇目終

明序篇

人皆知詩亡然後春秋作以為詩之美刺與春秋相表裏而不知詩之美刺實繫於序蓋詩有小序有大序小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本義也小序

之下皆大序也亦國史之所述間有聖人之遺言可考而知惟關雎為一經之首併論三百篇之大旨猶易乾坤之文言故特詳焉世固以文言為聖人之贊易而於詩序乃惑於傳記而疑之先儒有知其說者謂繫辭為易大傳詩序為詩大傳又謂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異哉唐人之議詩序也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又曰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且子夏猶知不及漢去詩益遠何自而知之謂春秋所不道是不知聖人授經於丘明經所不欲言

者傳則明著其迹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此正
 為史官懼天禍人刑者之見也在子夏猶云不敢
 則古之國史其賢矣乎昔者齊太史書崔氏之大
 惡兄弟幾盡而南史氏猶執簡以往是豈計死生
 禍福而廢棄其官守哉序雖不作於子夏議則踈
 矣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焉述書帝王之制備述
 詩興衰之由顯述春秋邪正之迹明信如其說聖
 人於春秋則脩之既因魯史之舊而明其邪正之
 迹於書則定之又各冠序於篇首而備帝王之制
 於詩則刪之苟不據序之所存亦何自而見其興
 衰之由而知其美刺之當否哉今觀春秋之褒貶

與詩序相應者蓋多有之如陳佗如衛州吁如鄭
 忽皆已為君春秋書曰蔡人殺陳佗曰衛人殺州
 吁曰鄭忽出奔此書名之例也而詩序亦曰陳佗
 不義曰衛州吁暴亂曰鄭人刺忽春秋或書爵詩
 序亦曰凡伯曰芮伯春秋或書字詩序亦曰仍叔
 曰行父春秋或書人詩序亦曰周人曰國人春秋
 或書其君詩序亦曰刺其君春秋或書夫人詩序
 亦曰刺衛夫人春秋或書大夫詩序亦曰刺周大
 夫此其大畧也至如詩序書請命于周豈非春秋
 尊王命之意歟書天子之使豈非春秋重王之
 意歟書王道書有德書以禮書守義書美書嘉書

言書陳書喜書樂書予書褒賞豈非春秋與善之意歟書失道書無德書不義書無禮書刺書怨書惡書疾書傷書憂書懼書去之豈非春秋貶惡之意歟書思書閱書止書悔書絕書責書誓書救亂此春秋反正之意也書風書勸書戒書勉書誘書箴書規書誨書自警此春秋責備之意也如書周之君臣惟文武周公加以聖之一字餘皆不與焉如書賢者書君子書忠臣書孝子書仁人書善人書小人書讒賊書播惡書荒淫書大亂書大壞之類皆無曲筆宜為聖人之所取也大抵春秋雖嚴而其辭深而婉詩序雖通而其辭直以著如春秋

止書狄入衛不言滅也詩序則曰衛為狄所滅春秋止書城楚丘不言封也詩序則曰齊桓公救而封之春秋不書曲沃伯為晉侯詩序則曰美武公始并晉國春秋不書魯僖公脩泮宮詩序則曰頌僖公能脩泮宮蓋春秋不與夷狄之滅國不許諸侯之專封以武公納寶賂而兼宗國雖請王命實以非義而要君以僖公因其舊而脩學校雖為美事亦為國者所當然是以不書於經詩序則並記其實聖人以春秋之嚴而立一王之法以詩之通而不忘人之善道並行而不相悖其斯之謂歟沈重謂鄭氏譜詩之意以大序為子夏作以小序為

卜商意有未盡毛公足成之蓋其說以關雎一序為大序餘皆為小序既已考之不審矣梁昭明遂信之取關雎一序編之文選題以卜子夏後漢書乃曰衛宏從謝曼卿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亦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所謂相承即鄭氏譜詩之意耳他非有根據今博考經籍惟孔子家語言子夏習於詩能通其義未嘗言作序也王肅注家語乃以為今之詩序則所謂子夏者未可信矣子夏尚未必為詩序則謂毛衛潤色者何足信也孰若求諸夫子之言以為信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

是富此夫子記周家之政也而與賚之序同緇衣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記禮者稱子曰以實之蓋以為夫子之言也而與都人士之序同孔叢子記夫子之讀詩曰於周南召南見周道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君子之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先公而後

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其言皆與今序同其義又左氏傳載高克帥師與清人之序同國語載正考甫得商頌與那之序同至如大序言情動於中與治世亂世亡國之音同於樂記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同於周官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同於金縢由是言之使詩序作於夫子之前則是

為聖人之所錄作於夫子之後則是取諸夫子之遺言也庸可廢耶復有二說可明詩序其來也遠假樂之序曰嘉成王也經文初無嘉之一字而子思中庸左氏傳皆以假樂為嘉樂豈嘗見今之詩序耶六月之序由庚之後繼以南有嘉魚崇丘之後繼以南山有臺皆古詩之次第也今亡詩之篇次乃合由庚崇丘由儀為一此秦火之後經生為之也使六月之序果作於毛衛之徒則二人者皆生於秦火之後當如亡詩之次第矣且其詩既亡其次既亂毛衛之徒何由知古詩之次第為六月之序哉學者捨經籍明據而不知信乃欲以無根

四百廿
言補傳篇目
三十三
方尔英
相承之說為六經之疵亦惑矣

毛氏

大毛公不顯其名
小毛公名其長

昔河間獻王德脩學好古事惟其實理求其是獨立詩毛氏春秋左氏博士其去取諸家可謂審矣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惟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其獨立毛氏豈於古文舊書有合故耶不然漢初傳詩者止魯韓齊三家毛最晚出何為毛傳既行三氏俱廢昔之學者蓋亦不輕於取舍非有所見安肯遽去彼而就此也況經籍成於聖人之手故經學必出於聖門為得其宗否則為異說何以明之孝經十八章子思中庸

孟子七篇左氏春秋傳與夫大學緇衣等篇皆孔門之傳授也今觀數書所取詩之斷章往往與毛氏訓解相應至荀卿子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引詩之言與毛義絕異蓋魯詩出於浮丘伯乃荀卿門人楚元王交亦學浮丘之詩向乃元王之孫則荀卿劉向乃魯詩之源流也齊詩世不傳韓詩外傳亦與毛氏不合由是言之則先儒謂毛氏詩出於子夏淵源有自得聖人之宗旨斷可識矣文中子一書或賦詩見志或論詩要義皆與毛氏相表裏若通者亦孔氏之徒歟

詩補傳卷第一
 國風
 逸齋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詩補傳卷第一

國風

周南

召南
說附

逸齋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昔者先聖孔子誨人以經固莫詳於詩而聖人之
 論詩又以二南為大故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
 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蓋不學牆面古之格言先聖
 謂人而不為二南之學辟之面牆而立豈能知齊
 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雖曰能學猶不學也夫二南
 之詩先聖所以大之者以其所陳皆文王正始之
 道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此古今不易之理也歷
 觀古之帝王道統之傳雖曰一揆前乎文王或世

遠而事罕傳或世衰而事已駁求其王者與后妃
兩盡其道莫若文王大妣故取之爲萬世表準然
必立周南爲王者之法立召南爲諸侯之法其來
已久疑自周公制禮作樂即定風雅頌爲樂章之
名故周官有六詩及豳雅豳頌之說而幽王小雅
亦曰以雅以南非周之樂章詩人安得有是言以
關雎爲周南以鵲巢爲召南亦周之舊故儀禮有
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之說豈非周之舊典
與蓋關雎言后妃能不如忌故和樂而知好賢鵲
巢言夫人能不如忌故均一而安於拙真可以爲
王者諸侯之配宜冠諸篇首爲王者諸侯齊家之

矜式其二南諸篇皆述后妃夫人風化之效本其
所得之地而錄之彼區區欲分周南召南以爲聖
賢淺深者未爲通論也若夫周南旣爲王者法猶
與召南同謂之國風則其旨深矣蓋文王之時紂
猶在上文王遵養自晦不居其聖故能蒙大難而
無害小心事商不改其初此乃文王之盛德後之
錄詩者原文王之心故雖存王者之事於周南特
婉其名謂之國風且與召南同齒於一國豈非得
文王之心與夫以文王之一身且以大妣爲配而
二南乃分爲王者后妃諸侯夫人何哉蓋文王之
聖備道全美無施不宜故用之天下用之一國何

所不可大妣之賢亦儀刑于文王故為后妃為夫人亦無不可者文王既謙退避紂故錄詩者以文王之事託之后妃以諸侯之事託之夫人雖曰大妣之賢足以當此亦所以全文王自晦之迹也其詩得之周南之地則繫之周公得之召南之地則繫之召公蓋旦奭二公皆姬姓文王分岐為二公采地旦封周謂之周公奭封召謂之召公至武王克商又分二公為左右成王時復分陝以東周公主之分陝以西召公主之其事雖雜出傳記而周公召公之稱既已見于武王克商之始國語亦以周召畢榮為文王之臣則周召固常輔佐文王因

以其事託之豈非文王不居其聖之意與且周南召南既為天子諸侯之法固不能無天下一國之辨然其詩或得於周南或得於召南皆陳文王大妣風化之效固難以優劣論如周南言道化行召南亦言王道成周南言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召南亦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以是知二南之論風化亦互見之耳或以周召繫於所得之地為疑及觀召南存召公之詩且有聽訟教明之實邶鄘衛皆衛詩而繫以邶鄘國風然後信錄詩者果以所得之地名之也二公采地不出岐周豈得而優劣哉然周公止稱公召公乃稱伯豈召公後常典治南

國之諸侯乎說者謂周公主內治召公長諸侯蓋本諸此孔子嘗謂老聃曰丘治六經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子西亦曰孔丘述三王之迹明周召之業夫論先王之道必及周召述三王之迹亦必及周召以見先聖人屬意於此學者可不考論其故哉抑嘗考國風終於美周公二雅終於思召公則聖人刪詩之際蓋傷衰亂之極非周召不能救也蓋與首二南同意

關雎后妃之德也

睢七
胥反

文王未常稱王而大妣曰后妃雖曰後世之追稱然二南之詩蓋所以立萬世王者諸侯之法故其

言后妃夫人特設此稱為天下一國風化之本曲禮曰天子有后有夫人又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然則天子之配曰后諸侯之配曰夫人則周南加妃之字於后以明其配所以別天子之夫人耳召南之夫人則無所嫌故直謂之夫人也后妃之德則詩之所陳者是也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風並如字

關雎后妃之德也謂之小序自風之始以後謂之大序三百篇皆然而關雎為特詳蓋經之首篇併陳三百篇之大義也如易之乾坤二卦彖象文言

比他卦為悉備玩味大序之文殆與文言相類非
 經聖人之手其孰能之序詩者謂后妃有關雎之
 德為正家之本故其動化天下效見於夫婦皆得
 其正天下夫婦皆正則比屋可封矣易曰正家而
 天下定此之謂也其詩謂之風蓋取風之義天之
 所以動化萬物者莫神於風君之所以動化萬民
 者亦若此序詩者推言王者后妃之風化故舉王
 畿之內六鄉之人王畿之外六服之國為言用之
 鄉人者謂近而用以化六鄉之人用之邦國者謂
 遠而用以化六服之國申言風教之義謂化之所
 始既有感動之理則教之及人必有丕變之效宜

近而六鄉之人遠而六服之國胥效胥然也說者
 以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為用之
 邦國且大序之首上下皆論風化遽以歌詩勦入
 其中已不可信而謂鄉飲酒為鄉人燕禮為邦國
 牽合之甚今不取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
 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
 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此言詩出於人心方其心無所感則志亦無自而
 生迨其有感而動則志於是有所往昔人所謂在
 高山在流水是也故由其有感而在心則謂之志

由其既發而為言則謂之詩以是知詩者原於志有所往故其情之發越不能自默惟其感之者既至則直言不足以暢其情於是作於聲氣而嗟嘆見於容止而舞蹈記曰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詩之出於人心者如此烏得而已邪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此言詩既出於人心則其發越於外者皆情之真也真情之發越既由於政之所感故其形於言者始則單出而為聲終則雜比而為音謂之音則播

之金石絲竹矣實能寫人情之喜怒哀樂故審其音之安樂則知政之和審其音之怨怒則知政之乖審其音之哀思則知民之困夫民至於困則無政之可言矣非審樂知政之君子不足以語此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此言詩之功用如此其大事之得失若可以自欺而矢詩以歌之是是非非有不可掩者天地之高厚鬼神之冥漠若難於感動而歌詩以祀之產祥降嘏有不可誣者蓋詩原於人心之誠正無一毫之私偽故形於美刺則吟咏而不厭播之聲音則對越而無愧曰莫近於詩謂詩之道貫通乎幽明

為不遠矣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此言先王設采詩之官求民間之詩被之絃歌其
 用為甚廣蓋詩本於誠正故正聲入乎耳而善端
 油然而動於中彼夫婦不以正合者聞詩人所陳夫
 婦之道必能反經而遵禮矣彼孝敬有虧於身者
 聞詩人所陳孝敬之行必能知悔而有成矣彼人
 倫有陷於薄者聞詩人所陳人倫之懿必能相率
 而歸厚矣上而感格於君心知教化在於謹始必
 能端本自反而教化美矣下而感格於庶民知風
 俗貴於不偷必能省身自愧而風俗移矣詩之感

人其效之速有如此者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
 雅六曰頌

此論詩之體有六本之風化者風也鋪陳其事者
 賦也取物為況者比也因感而興者興也正言其
 實者雅也揚揄其美者頌也有一篇之中具數體
 者有一篇之中專用一體者後之分國風雅頌為
 四詩者其義亦若此而已六詩見之周官其來舊
 矣所謂教六詩者其亦教六義與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風刺之
風去聲

此論變風之體也上言風風也教也謂正風也變風之作亦由上以不善化其下故下陳其詩以諷其上既曰諷矣則主乎文辭不務正諫使言之者可以免罪聞之者自知警戒以其言有感發動化之妙故與正風同謂之風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上既論變風之體此則論風雅所由變至于王道已衰禮義已廢政教已失國自為政家自為俗則亂極矣此變風變雅俱作之時也蓋風之變始於周公之陳王業是時雅猶未變也雅之變始於厲

王之王之小雅盡廢序變雅者首及之蓋變風原於諷其上變雅原於王道衰詩人心乎愛君風雅之所同然變風變雅俱作之時則周既衰矣此序詩者所以詳言之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此言諸國之史所以錄變風之詩者以其明見國家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壞哀刑政之苛虐以至於此然其詩皆吟咏情性之真以申諷諫之義非

通達世故之變不忘舊俗之美何以及此是以存
 而不敢廢因知變風之作蓋當亂世而其言皆發
 於真情而無矯偽知禮義之歸而無邪僻發於真
 情而無矯偽以見民之性本善不為世變之所移
 知禮義之歸而無邪僻以見先王禮義之澤在人
 心者未泯也此為諸國之史而言故專論變風不
 及變雅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
 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
 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
 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此言國風雅頌之四詩蓋於六義之中取其體之
 大者而名之其為體雖不同皆有其始本於一國
 之君有善有否此風之始也言其天下之政有小
 有大此小雅大雅之始也美其德之形容而致功
 之可告神明此頌之始也詩之為詩無以加此故
 曰詩之至也然風者由其下之俗而知其君雅者
 由其上之政而知其民頌者由其德而知其功此
 風雅頌之辨也一國之有頌亦原於功德惟周頌
 功德有餘則辭愈約魯頌功德不足則辭愈詳此
 為異耳至如商頌成湯之功德有似武王故那詩
 亦似執競中宗高宗功德不及成湯故詩視那為

加詳然則頌之名雖同而功德之優劣亦不能無辨也彼賦比興之體則無所始不可以名詩故名詩者於六義之中取其半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此言二南正始為王化之本其道則一夫詩既立此為王者諸侯之法安得不別而言之周南以化言召南以德言蓋道德者教化之本教化者道德之效道則無所不該舉其效則德在其中故周南亦曰后妃之德德則隨遇而見舉其德則效在其

中故召南亦曰文王之化安有聖賢淺深之辨哉其曰自北而南者以文王之化自岐周以至于江漢南國之遠故以自北而南言之曰先王之所以教者以周之為諸侯也久矣而大王王季皆為賢君論王者之風故不得不歸之文王諸侯之風則自大王王季已有善教於其國故以先王所以教言之曰所以教則大王王季文王皆與焉由詩序之時而言文王亦可謂之先王也其繫之周公召公雖因於所得之地其亦成文王之志與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此言作關雎之詩者既樂得是淑女以配其君能以進賢女為己憂而非以色道淫又哀是淑女能思賢女之進用而惟恐傷之夫好之至之謂樂與樂有子之意同念之深之謂哀與哀王孫之意同明乎哀樂之說者可與語關雎之義矣學者於關雎之詩惑於所作之時故其說不一遂失詩人之本意竊謂大姒之賢以不妬忌為本故眾善皆由之而出而助成文王齊家以平天下之道為萬世法蓋基於此故關雎之詩形容大姒不妬忌之德特取之為一經之首詎可易言哉然則是詩或作於其時或作於其後皆不足疑其形容大姒不妬

忌之德則一而已

關關雎

七

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窈窕幽閒也淑善也逑

匹也詩人謂雎鳩之為物摯而有別異於眾禽而

關關和鳴遠在河中之洲以為可比后妃遂以喻

大姒有幽閒淑善之德為文王之配曰好逑有相

愛好之意劉向記魏貞之言曰雎鳩之鳥未嘗見

乘居而匹處也所謂有別者如此

參

初金

下同

差

初宜

下同

荇

蘅猛

下同

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荇接余也流周流也言大姒不妬忌故能求左右

之賢女為己之助寤寐不忘然大姒思求左右之

賢女固非廣取女色以助淫樂蓋后妃以奉祭祀為重故汲汲於求助夫賢女之助固不止於祭祀詩人舉事之重者謂參差荇菜必賴左右周流取之而後可以成禮則事之小者從可知矣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此言大妣既欲求左右之賢女以助祭祀故於其求之未得也寤寐服膺而至於中夜廢寢輾轉以待旦愈覺夜之悠長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莫報之窈窕淑女鍾鼓樂洛之

此言大妣喜得左右之賢女采取此荇菜芼擇此

荇菜以助祭祀既以琴瑟相友又以鍾鼓相樂無一毫嫉妬害善之心大妣之德如此可謂盛德也已夫為君子之好逌而能和鳴有別求左右之賢女而能先於助祭則心之所樂不至於淫矣思賢女之未得則反側忘寢喜賢女之既得則友樂無厭則心之所哀不至於傷矣大妣不妬忌故有是心詩人識其心故有是言序詩者明關雎之義既陳之於大序孔子識關雎之聲又記之於論語信詩之義與樂之聲果相通也是詩五章其一章比也餘皆賦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

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葛覃之詩何以爲后妃之本蓋王業之本在知稼穡艱難內治之本在女功之事夫稼穡之艱難男子所當知女功之事女子所當習惟貴而爲王爲后而能念之非不忘其本者不能也序詩者謂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此推本而言之也在家而志女功雖未足爲異惟大妣能不忘其本故旣貴而爲后妃能躬行儉德節抑用度服澣濯之衣則不侈尊敬師傅則不驕以此而歸問安於父母則天下之感化皆知爲婦之道當然也

葛之覃兮施

以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

穫

胡郭

爲絺爲綌服之無斃

亦

覃延也施移也黃鳥倉庚也灌木叢木也言后妃念在父母家之時其始見葛之延蔓于中谷葉萋萋然而盛黃鳥飛鳴聚于叢木已動治葛爲衣之興旣而見葛之莫莫然成就遂刈取而獲煮之精者爲絺粗者爲綌以是爲衣而服之無厭此皆不忘本之言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

戶管

我衣害

曷

澣

害否歸寧父母

言后妃既念在家女功之事於是告之師氏欲歸
 問安於父母其燕服則汙治之其禮服則澣洗之
 初非好潔其衣服故又問何者當澣何者未澣惟
 其宜稱以此而歸問安于父母可謂無父母貽罹
 矣夫后妃之貴可以舉動自如必先告之師氏而
 后言歸則尊敬師傅可知也后妃舉動宜盛其車
 服至用澣濯之衣不輕改造則躬儉節用可知也
 后妃之興此念為此舉足以化天下此其所以為
 本與是詩三章皆賦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
 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

念至於憂勤也

后妃之善莫先於不妬忌其次則能節儉也二者
 皆常情之所蔽溺鮮有不為患者今大姒能求左
 右之賢女始則相與供苻菜奉祭祀可謂防之以
 禮而不淫終則以琴瑟鍾鼓相友樂可謂和之以
 樂而不傷不妬忌如此故為關雎之盛德因女功
 而思父母服澣濯之衣而不侈尊敬師傅而不驕
 能節儉如此故為葛覃之知本聖人以關雎為經
 之首而葛覃次之蓋詩所陳謂大姒有此二善以
 能忘己之私故也私既忘矣則心之所思無非輔
 佐君子之事故卷耳又次之以為后妃之志如此

序詩者極言其志謂后妃能以輔佐君子求賢審
 官知臣下之勤勞者由其忘己之私志在進賢而
 險詖私謁之心不萌乎中故其憂勤國家與人主
 同也夫公私不兩立能忘私則險詖私謁之心不
 生斯能同君子之憂勤矣不能忘私則險詖私謁
 之心日熾豈能憂勤以輔佐君子邪且求賢而進
 用之審官而任使之臣下之有憂勤者必知之此
 國事之所當急者后妃之志能及於是誠可美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卷耳苓耳也頃筐歌筐也后妃因采卷耳易得之
 物尚不能充頃筐易盈之器以興賢之難求也如

此遂嘆我所思之賢當量才度德寘之周家之列
 位既知求之難又知寘之當所謂求賢審官也序
 言又當輔佐君子謂不專於內治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頽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古橫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七余矣我馬瘠塗矣我僕痡敷矣云何吁矣

言后妃思臣下勤勞於道路者始而升崔嵬戴石
 之山馬已疲而不進我姑酌彼金罍以開釋之使
 不永懷此役也既而升山脊之高岡馬至病而改
 色我姑酌彼兕觥以慰勉之使不永傷此役也卒
 而升戴土之砠不獨馬病僕已病矣勞苦至此非

觴酒所能慰釋但為長吁而已凡三章所陳皆所謂知臣下之勤勞也周官酒人之奚為世婦役而酒則有女酒漿則有女漿則知周家酒漿之用亦內治所當察也因視內治見采卷耳者之不易得而能知求賢之難則后妃念念不忘於輔佐君子矣既因卷耳以起興遂欲以卷耳所造之酒漿以勞賢者后妃之志可以想見不必疑后妃不當自采卷耳亦不必疑后妃不當用罍觴以勞臣下善學詩者宜以志求之是詩四章一章興也餘皆賦也

樛鳩下

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樛木言后妃有恩意以及下而左右之賢女皆得附麗進御為君子之助猶木之下曲者葛藟附此木以生非嫉妬之念不存於中何以得此

南有樛木葛藟力累追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樛下曲也葛藟之類巨荒也累繫也荒奄也縈旋也木以下曲故葛逮得以附而生后妃以待下故左右賢女得以附而進君子之有內助如此可謂樂矣所履之福可以綏而安將而大成而無虧矣不妬忌之效有如此者凡二南之詩言南皆指其

地而言蓋文王之化自北而南故謂之南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也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螽斯亦言后妃不妬忌之效與樛木之意同樛木專美文王所履之福螽斯則言文王則百斯男本

支百世皆原於后妃之不妬忌其效豈淺淺哉

螽斯羽詵中所詵今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側立揖兮宜爾子孫蟄蟄

兮

序詩者謂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或謂螽

斯微物詩人何由知其性竊以為凡物之能羣聚而不相殘者則知其能不妬忌也孰謂微而不可

察哉今螽斯之羣飛詵詵而衆多薨薨而有聲揖

揖而會聚則性之不妬忌可見也后妃與左右之

賢女相處能如此故其效見於子孫衆多振振然

奮起而自能有立繩繩然循理而不紊其序蟄蟄

然收斂而不犯非禮豈不為可美乎是詩三章皆

比而賦之螽斯七月作斯螽一也蝗類一母百子

或云一生八十一子

挑天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

國無鰥民也

桃夭言后妃不妬忌之效致天下化之男女得以正昏姻得以時有和協之風無乖離之患宜乎舉國無鰥民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蕢浮雲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以夭夭言謂其木之少壯也木必少壯則其華灼然而盛其實蕢然而大其葉蓁然而茂以喻女子及時而嫁家道既成不獨夫婦相宜一家之人亦皆相宜也天下之風俗如此其美詩人以爲后妃之所致大學所謂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是也然則風化之本可不謹與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一說血氣使人尤甚於壯年故少艾之女不閑於婦道竊謂此說止是過求夭夭二字若壯年自肆乃世俗犯非禮者之所爲豈人人皆然況被周召之化者乎天天正是形容少壯之意兔置子斜下同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二南爲風化之首其詩以化天下爲成效所謂化者謂變易其思慮矯揉其氣習暴者俄且仁薄者俄且厚愚者靈而惑者解其感發之機與天地同其妙然詩人多取人之難化者言之以明二南之

風化其效驗如此其至免置其一也夫雉兔之人皆小民之粗有膂力不事生業者爲之宜其扞格難化今也關雎之化旣行一變而爲好德則其時賢人衆多可知矣何謂好德三章所陳是也免置捕兔之罟也

肅肅兔置

角陟

之丁

耕陟

丁

居黜

武夫

公侯

干城

干城言扞衛公侯如城所謂隱若長城是也詩人偶見施兔置者肅肅然嚴整椽杙之聲丁丁然可聞則非遠人之地因是知其人赳赳然勇而難犯移此心爲公侯之扞衛有何不可公侯猶言國君二南美文王未嘗稱王序詩者追稱之耳

肅肅兔置

以

于中

逵

赳赳

武夫

公侯

好仇

好仇言爲公侯之善耦是也詩人偶見施兔置者于山間之道稍遠人迹而肅肅然嚴整與初無異因是知其人赳赳然勇而有守移此心爲公侯之仇耦有何不可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腹心言公侯之謀臣所謂作朕心膂是也詩人偶見施兔置者于中林幽深之處而肅肅然嚴整不以人所不聞不見而少解因是知其人赳赳然勇而不欺移此心爲公侯之腹心有何不可蓋勇而難犯勇而有守勇而不欺皆好德之至也兔置難

化之人遽能使之好德如此則易格者將徧為爾德矣賢人豈不能衆多乎是詩三章皆賦也

采芣浮芣以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采芣之詩所以為后妃之美者蓋不妬忌之效能使一家之和平為天下之和平婦人皆以有子為

樂此豈一朝夕所致哉其化之所被者深矣

采采芣芣薄言采之采采芣芣薄言有之采采芣芣

薄言掇之采采芣芣薄言捋活力之采采芣芣薄言結

結之采采芣芣薄言禴結戶之

芣芣馬舄即車前子也毛云宜懷任詩人言天下

婦人求宜子之物雖采之非一采猶以為薄凡詩

言薄皆未厭足之意既采之以為已有故掇拾之

捋取之執衽而袪之扱衽而禴之其樂如此可謂

不厭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

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漢廣之序形容文王之化不一其辭語其化之效

則以德言原其化之始則以道言德隨所遇而見

故曰德廣所及道無乎不周故曰被于南國文王

之化始于岐周而行乎江漢之域非德廣道被不

足以形容之或疑游女不可求謂化及女子而不

及男子竊謂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乃合男女而

言之蓋男子無犯禮之思女子有不可犯之色自然不相求也詩人止言游女不可求不及男子者蓋化及男子為易化及女子為難舉其難者言之則易化者從可知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言南國之木以其喬然上竦故人不可休息其陰女子以有不可犯之色故人不可求與為亂如漢水之廣不可游泳而行江水之永不可方榭而濟也詩人因江漢以起興故再三言之泳水底行也方水中桴棧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萋間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此言文王之化能使人不思犯禮不能使人絕去情欲故後二章皆述男子之情雖不思與之亂亦欲以禮為昏姻謂是女子苟能以禮而嫁我當於錯薪之中刈其楚以秣其馬刈其萋以秣其駒蓋古者親迎必有車馬此歆慕之辭也申言漢不可泳江不可方亦以自警謂我雖有此志終不可得也思有二訓考三百篇之詩如烝然來思爾羊來

思之類皆語助也如孝思維則思無邪之類皆思慮也序言無思犯禮謂思慮不及也詩言不可求思則為語助耳是詩三章前一章比兼興後二章乃賦兼興也楚荆也萋蒿也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汝墳之詩美思夫之婦人當紂之虐政乃能勉其夫以正自非文王之道化漸被人心者深何以得此曰汝墳之國云者蓋舉國皆如之雖婦人亦然尤足以見其難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乃如調張飢留遵彼

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鱣救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斬而復生曰肄惄思而心動貌鱣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言婦人始循汝水之防伐木之枝榦以為薪是時其夫從役猶未久也而未見君子之歸已心動而不寧若調飢之思食及再循汝水之防伐斬復生之肄則夫之從役更歷歲時獲見君子不遠棄我而歸蓋幸其來歸也凡婦人之情當夫之遠從征役歸而見其勞苦之狀必有怨望之語此汝墳之婦人獨能勉之以正謂汝身之勞瘁雖若魚勞而尾

赤王室之虐政雖若火之酷烈然父母在邇所當盡力王事不宜辭避以貽父母憂此所謂勉以正之言也說者以父母為文王殆非詩人之本意且岐周去汝墳不可謂邇若婦人之言以文王為父母則是怨紂而親文王此文王之所甚懼也何以謂之勉之以正哉詩人之意謂文王之化雖及於天下三分之二而率諸侯以事紂之心未始少異故其道化之行雖婦人之愚亦知父母之國不可怨叛此之謂道化亦文王之心也調飢或作朝飢或作朝飢均於改字然朝飢思食固人之常情朝飢謂飢而又飢意近穿鑿不若止用調字蓋飢而

心動則當調其氣謂忍飢也是詩三章前二章與也卒章比而賦之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麟趾之詩所以為關雎之應者蓋舉其效之至難以為王化之極致且挾貴怙勢若公子者疑於難化況文王與紂之時又其難者此序指言衰世則是商之公子非周之公子也今也關雎之化行一洗舊習信厚慤謹也有如麟然公子猶爾則天下無復有犯非禮之人矣序詩者因麟而思盛世麟至之日謂衰世公子乃能信厚如盛世之時也或

者溺於符瑞之說乃謂文王之道化足以致麟非詩之本意且文王與紂之時事備見載籍未聞麟至之祥而振振乃能奮起自立之象公子惟不能自立是以耳濡目染胥倣偷薄今被文王之化既能奮起而有立是以慤謹如古太平之時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都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詩人以麟有趾而不跂如公子之不安動麟有定而不抵如公姓之不忤物麟有角而不觸如公族之不好競三者皆慤謹之實也宜深嘉屢歎以為真麟也公姓謂公同姓諸孫之屬也公族謂公同

祖有服之屬也詩人正以趾喻公子故序詩者言公子之信厚亦曰如麟趾之時陸璣疏云麟麇身牛尾馬足負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窞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定字或作頽爾雅云題也是詩三章皆比也

詩補傳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二

召南

逸齋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鳩鳩乃可以配焉

序詩者所謂國君積行累功在文王則為餘事周之爵位雖歷世已久然召南既以國君夫人立義則言國君積累而成國夫人起家而為配固無害也大抵詩人取物為比必求其類鵲彊而不淫積以成巢宜以比國君鳩拙而性一居鵲之成巢宜以比夫人曰乃可以配謂其德相偶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

五嫁

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此言鳩能安於拙不復有所作為得鵲之成巢遂安然居之以為已有居處也居之謂入而處此巢也方所也方之謂以此巢為其所也盈滿也盈之謂夫人歸而與妾媵相處充滿此巢也熟味詩人盈之之言可見夫人不妬忌故能與妾媵相處如此以是知后妃夫人雖有他善皆以不妬忌為本故周南桃夭昏姻以時序詩者明言后妃不妬忌所致召南小星知命貴賤序詩者明言夫人無妬忌之行皆推本之言也百兩者百乘之車也御之

者迎之也將送也成之者成禮也諸侯之子嫁與諸侯迎送皆百乘故能成其禮也詩人樂夫人之德可以為國君之配故歌咏其車服謂其德足以稱之也是詩三章上皆比下皆賦也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采蘩之詩美夫人既歸國君之後無他嗜好首能采蘩以奉祭祀與后供苻菜之意同可謂不失夫人之職矣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宮于以采蘩于澗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蘩皤蒿也沼池也沚渚也澗山水之間也此言夫

人于是采蘩于沼于汙于澗之中以供公侯之祀
事于公侯之宗廟此所謂夫人之職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此言夫人所被之服飾其在公宮奉祀事之時則
被祭服僮僮然而竦敬夫人之所獨也其卒事還
歸則左右從之所被燕服則祁祁然而衆多在公
曰夙夜嚴其事也還歸曰薄言未遽去也詩人形
容夫人之孝敬動容周旋皆中于禮非大姒孰能
之是詩三章皆賦也毛云被首飾也儀禮少牢主
婦被錫鄭氏讀為髮鬢謂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
髮被婦人之紒亦通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二南自大夫妻以下皆被文王之化者也周南以
后妃為化之本被其化者則有兔置之武夫漢廣
之游女芣苢汝墳之婦人麟趾之公子公姓公族
召南以夫人為化之本被其化者則有草蟲采蘋
殷其雷之大夫妻行露之貞女小星之賤妾江沱
之嫡媵何彼穠矣之王姬騶虞之美人詩之可考
如此草蟲與阜螽以異類而相從故深自防閑惟
恐陷於非禮自非文王之化浹洽乎人心疇克然
爾

嘒

於嘒草蟲趨

託

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

爾

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降

草蟲常羊也阜螽蟄也二物形既不同一目以草

一目以阜則異類可知矣大夫妻見草蟲嚶嚶然

而鳴阜螽趨趨然而從懼不能自保或陷於非禮

故君子未歸之時則心忡忡而憂及見其歸相視

如初憂始釋耳或曰阜螽曰蟄草蟲謂之負蟄當

以經為正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張亦既見

止亦既覲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

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夷

蕨薇皆菜也此二章言大夫妻因升南山而采蕨

薇感時物之一新念其夫征役之未反故于未歸

則惓惓而憂至於傷悲及其既歸則心喜悅而平

夷矣是詩三章皆興而賦之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

共祭祀矣

禮者法度之所寓而以誠敬為主蓋誠敬者禮之

本法度者禮之文大夫妻特眇然一季女耳而能

齋戒以奉祀則其誠敬之本足以稱其文宜其動

合乎禮是以序詩者謂之能循法度可以承先祖

共祭祀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蘋大萍也藻聚藻也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
澗濱水涯也行潦流潦也此言備物之合乎禮也
蓋后妃用荇夫人用蘩大夫妻蘋藻則禮有其等
矣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宜及釜

方曰筐圓曰筥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湘烹也此言

用器之合乎禮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
牖下此言置奠之合乎禮也季女尚少為大夫妻
疑未足以當祀事今也能齋戒以主祭所備之物

所用之器所置之地一遵於禮且以誠敬為主非
能循法度而何是詩三章皆賦也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凡二南之詩非必並作於一時後之錄詩者隨所
得而取之聖人於刪詩之際第存其可以為後世
法戒者初不計其作詩之先後也如甘棠之詩思
其人而愛其木遠出召伯之後以其能奉行文王
之教使之明於南國故詩人不以美文王而以美
召伯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芟蒲曷蔽芾甘棠勿剪勿

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始銳

蔽芾盛也甘棠甘梨其子白而美者芟草舍也憩
 休息也說說駕也棠之下可以作舍則非小木矣
 南國之人以召伯常作草舍休息於此說駕於此
 故欲勿翦其枝勿伐其榦勿殘敗之勿屈拜之思
 召伯不可見見其木如見其人故愛之至也南國
 之人心如此其忠厚以秉文王之德故也是詩三
 章皆賦也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
 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行露之詩乃作於召伯在南國之日非甘棠之比
 也何以知之考序詩之言謂衰亂之俗至是始微

貞信之教至是始興彊暴之男至是始不能侵陵

貞女則知詩作於當時也

厭於葉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此貞女自警之辭謂行道之間多露能濡人衣我
 豈不欲蚤夜而行慮其濡也彊暴之男欲謀我為
 室豈不欲嫁慮其彊暴弗克由禮或為所汙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
 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此言貞女既不肯嫁而強暴之男遂妄興獄訟侵
 陵貞女如雀之穿屋鼠之穿墉欲據以為巢穴詩

人道貞女之辭曰誰謂雀無角以何物穿我之屋誰謂女本無室家之道何故召我之獄誰謂鼠無牙以何物穿我之墉誰謂女本無室家之道何故召我之訟然雀實無角其穿屋也善投隙而竄身未為甚暴也鼠實無牙其穿墉也直穴坏而肆齧其暴為甚矣賴召伯聽訟之明投隙而竄身者既已退聽不足於室家穴坏而肆齧者亦已沮敗不從其姦計蓋貞女喜能自明故其言如此詳味其詩乃召伯至南國之初強暴之男尚有此訟一經聽斷即自馴服不獨貞女得以自保強暴之男已有悛心矣誰謂文王之化專及女子不及男子乎

是詩三章一章興也二章比而賦之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詩既謂鵲巢之功致又謂化文王之政蓋指在位之臣而言之若餘人之被其化乃感格而自化耳未足見其功惟在位之臣乃政之所及有是政即有是功如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此節儉之政也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此正直之政也故在位之臣化其政者皆有節儉正直之行此其所以為功致與德如羔羊者謂在位之臣有是德而稱此服也羔羊之德亦眾矣說周官者以為羣而不

失其類說儀禮者以為羣而不黨何休說春秋以
 贄之不鳴殺之不鳴跪乳而受之死義生禮者董
 仲舒說春秋以為有角而不用類仁者贄之不鳴
 殺之不鳴類死義者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羔羊
 之德如此則節儉正直在其中矣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徒何退食自公委危於蛇移委蛇羔

羊之革素絲五紵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

素絲五總公子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此言以羔羊之皮為裘用素絲以為飾皮革一也
 古得通稱縫者合其皮而縫之也素絲必以五言
 蓋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

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為秦養牲蓋倣古制然古
 之羔裘其制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
 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曰紵
 曰緘曰總皆素絲小大之異名也裘之必用羔既
 取羔羊之德絲必用素亦取潔白之義也委蛇乃
 蛇行之狀蛇行能從不能橫正直之象也然必委
 蛇婉曲而動乃能遂其直惟不可變而為橫耳故
 左氏曰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然則
 人臣之正直固欲其委蛇不可直情而徑行亦以
 朝從莫橫為戒也退食自公自公退食再三互言
 之雖以叶音韻亦以見人臣出公門入私門出私

門入公門無私交之行也是詩三章皆賦也一說
 凡人之情於人之所見則儼然其容人所不見之
 地則鄙慢無所不至今羔羊之大夫自公門入私
 室所對則妻子僕妾而不改朝廷雍容之氣象竊
 謂孔子在鄉黨朝廷恂恂便便自然中節若惟務
 不改近乎好偽

殷隱下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
 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雷之勸以義與汝墳之勉以正一也然勉者
 謂於既歸之後勉其勿倦望之將來也勸者謂從
 征之時勸其盡力勿遽懷歸也召南之大夫遠從

征役不遑寧處已自知義而其妻又能勸其盡力
 夫婦俱賢固為可嘉彼汝墳役夫之妻乃貧賤愚
 婦人耳亦知勉以正則其道之妙尤為可美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
 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聲盛貌南山指南國之山也大夫妻既知義故
 因雷以起興遂以雷喻君之號令謂南山之陽之
 側之下有殷然之雷聲人皆畏之況君之出令俾
 從征役何人敢違此宜乎大夫莫敢遑暇莫敢休

息莫敢安處也始言陽中言側卒言下有漸近之意三章申言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謂君子既能奮然自立勇於從役當竭力以俟卒事不可徒歸也相勸之辭諄複如此非知義者不能也是詩三章皆興而賦之

標下同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男女昏姻失時固有多端或以時之凶荒無以為禮或以俗之強暴不容擇配或以役之無節不遑寧處今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既無三者之患可以及時而昏姻矣故詩三章皆幸其可以講禮又

唯恐其失時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標有梅頃筐暨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標落也梅之落以喻人之年召南之國初被文王之化前此困於商俗男女至此皆已年及或又過之故詩人設為女家之辭曰梅既實而落所存者七耳當求庶士之可以配者及吉日則可以成禮矣梅既實而落所存者三耳當求庶士之可以配者及今亦可以成禮矣梅既實而落頃筐已盡取之矣當求庶士之可以配者相及而遂語之也人

情喜於及時而唯恐失之故其辭汲汲如此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一說昏欲及時者所以全之於節行未破之時竊謂此說非所以處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者詩人但喜其得以及時耳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小星之詩能使賤妾亦知天命能盡其心自非夫人無妬忌之行所以感服其心者有素何以得此序詩者以為惠及下殆與樛木逮下無異然則夫人與賤妾可謂兩盡其道矣

嗟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嗟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說者謂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噉四時更見又謂衆星隨心噉在天猶諸妾隨夫人進御於君或者又曰諸侯一娶九女姪娣與媵而八詩人以三與五為八故以況之是又以三五為娣媵也殊不知噉即柳也元命包以柳為五星天文至星經以柳為八星後之明歷象者皆以元命包為非以天文至星經為是又心以三月見於東噉以正月見於東詩人言三五在東乃一時所見耳噉見於東方既不同時則五非噉明矣或者又謂心之東見其次相連者亢氐房也心三星亢氐房各四星合而

言之為十有五故曰三五竊意此詩出於賤妾之口安能窮究象數若此其詳但據所見或指以問人略說小大之名耳就使果知象數則心三星喙八星參六星昴七星詩人取象必緣其類夫人一而已以是為比豈其類邪況眾妾進御自有次序不隨夫人在禮夫人專夜眾妾不敢當夕初無相隨之義惟日月者夫婦之象是詩雖不及月要之月可以比夫人大辰可以比娣媵嘒然微明之小星乃眾妾也一章賤妾自謂視嘒然無名之小星或三或五見於東方如我眾妾肅肅然嚴整宵夜征行蚤暮在公家寔由命之貴賤與夫人不同也

二章亦賤妾自謂視嘒然小星之中維參與昴雖同見於西方而小大有異蓋參與昴連體謂之大辰昴即留也謂物成而繫留二者比小星為大蓋以喻娣媵也眾妾非敢望如娣媵是以肅肅然宵夜征行抱衾裯而往來寔由命之貴賤與娣媵不相若也不敢斥夫人而指娣媵則其知貴賤也審矣毛氏云衾被也裯禪被也鄭云裯帳也或云漢世名帳為裯齊詩作惆注云帳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

江有汜祀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

三百七十八
言補傳卷二
方尔英

自悔也
江有汜之詩亦作於當時與行露之意同蓋江沱之間其初尚未被不妬忌之化故嫡專恣廢禮既不以媵備進御之數又役之以勞苦之事至是風化始行爲媵者雖勤苦而無怨嫡亦感悟悔其初心待媵有禮矣序詩者專以美媵爲言蓋謂媵能無怨於先嫡能悔過於後由無怨而致悔過此其所以美媵與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水決復入曰汜水岐曰渚沱江之別者江沱猶江漢序言江沱之間猶言江漢之域也詩人因江沱以起興謂嫡之必有媵猶江之必有汜必有渚必有沱水雖有大小其流必相通也以用也與相與也過過從也嫡之始嫁也不以禮遇媵既不知所以用之又不能相與不復過從已而被文王之化媵雖當勞苦之事而能勤而無怨嫡遂悔悟相遇以禮變悲嘯爲詠歌雖曰由無怨致然非貴賤皆被其化何能兩盡其道如此是詩三章皆興而賦之

野有死麇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

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麇之惡無禮亦與行露江有汜之意同蓋

始猶習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既被文王之化則

雖在商之末世強暴之人已知無禮之可惡以見

難化者有悛心矣則此詩作於當時可知也

野有死麇俱倫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

檉野有死鹿白茅純徒尊束有女如玉

此言強暴之人被化感悟謂於林野得自死之麇

鹿及以樸檉之小木為薪芻其物可謂微矣取潔

白之茅以包束之猶可以為禮向也未悟陵暴成

俗雖微禮亦不能講今日自知羞惡取微物以為

用則可以成禮矣有女懷春者謂女子年及而當

嫁因春則興懷凡我吉士苟能以禮誘道之則可

以成室家之道矣有女如玉者謂子之德如玉之

潔白不可犯以非禮再言白茅純束亦以比德與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之意同也儀禮射禮有誘射

謂以禮道之正與此誘同

舒而脫外救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尤美邦也吠

此章設女家謂男子之辭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悅

佩巾也謂既有微物可以行禮室家之好指日而

成尚慮強暴之習未除遂戒其徐徐舒遲以圖之

無或違禮感動女子之中悅無或使女家之狗驚

而相吠蓋以禮自防惟恐以無禮而害其成也當此亂世被文王之化男子既知惡無禮女子亦幸其有禮固不當責其備物蓋物雖微薄猶賢乎已但不可不約以禮故雖許之亦不欲其遽迫也如此則男女兩善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何彼禮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何彼禮矣之詩正如甘棠皆作於召公既去之後錄詩者得其詩於召南之地雖已歷數世之遠以其肅雝之德實本於文王之遺澤故編次於召南其詩指言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於經既有可據何

用曲說終自窒礙不能使人不疑且周南之公子詩序明言衰世故可以為商之公子此序止言王姬則周之王姬也若舉書寧王易康侯為例以文王為平正之王大公望為齊一之侯則文王未嘗稱王後世追稱之耳大公望既封於齊矣又可以齊一命之與就使果武王之女則武王已王天下王女尤為貴重不必言王孫也說者案武王二女大姬下嫁胡公次為媵況武王既娶大公望之女謂之邑姜則大公之子武王之女乃甥舅也可以為昏姻乎若以為商王之孫則商之末世不聞賢君安得目為平王也案春秋魯莊公元年書冬王

姬歸于齊嫁齊襄公也又莊公十有一年書冬王姬歸于齊嫁齊威公也東周二王姬皆平王之孫嫁于齊而嫁威公者謂之恭姬近於肅雝之德矣或疑詩亡然後春秋作不應平王之孫有詩在正風且去文王世數既遠不當繫之文王先儒固已辨之所謂詩亡乃王者之雅亡耳今案詩譜諸國風下至定王猶有詩如陳風株林等篇是也若謂東周不當有美詩則定之方中美衛文公在惠王之世蓋變風雖有美詩皆繫之列國自周南召南而下況王姬能成肅雝之德有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之遺風世數雖遠實文王之子孫也在成

王時多士助祭者肅雝顯相詩人亦以為秉文之德其詩繫之文王則文王之子孫有祖之德繫之文王何疑之有序言下王后一等謂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之王后六服禕衣為上揄狄次之成周之制也

何彼禮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禮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鈞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禮者華也厚也唐棣其華特盛桃李同時而華皆取相輝映之義緡綸也取以絲為綸之義詩人謂彼車服之盛如唐棣如桃李不可謂薄陋矣然一

遵於禮初無浮靡僭侈之事人之見之皆以為能敬而和則王姬之德可知而知以絲為綸有合姓綢繆之意釣用絲綸可以得魚猶合二姓之好可以成家二章先言平王之孫昏姻之道男下女之義也三章先言齊侯之子夫夫婦婦正家之義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符瑞之說學者不必深泥孔子固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蓋謂古之盛世則有是物自嘆生非其

時無復覩此故曰吾已矣夫意謂吾道可以措世如古之盛而不見用耳非直謂已之道可以必致是物也且鳳猶有再至之理河圖洛書之文為萬世不易之法一出足矣安用復出邪魯狩獲麟孔子傷之謂盛世所有之物乃因獵而得天理人事舛錯至此則吾道何由可行故感麟而作經亦感麟而絕筆學者遂有孔子作春秋文成致麟之說智者所不道也周南終於麟趾或者疑文王之化足以致麟而騶虞之詩其說尤異且麟趾騶虞之詩所以為關雎鵲巢之應者謂文王之化託之后妃者至麟趾能化及衰世之公子託之夫人者至

騶虞能化及於司獸之虞人蓋公子宜偷薄而信厚虞人宜多殺而好仁皆世之所謂至難者故以二詩為二南之終以明王化之極致所謂應者猶言效驗云爾而說騶虞者以為義獸且方嘆其仁而有取於義獸可謂不類矣參考眾說惟賈誼新書謂騶者文王之囿虞者囿之司獸戴記射義謂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以詩之文義求之灼然可信況麟趾騶虞之序視餘篇為特詳初無符瑞之說學者惡可舍此而取彼哉序詩者謂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求之於詩如行露之貞女終能自明不為非禮之

汗則人倫正之實也如羔羊之在位皆節儉正直無私交之行則朝廷治之實也如江沱之嫡媵能無怨而悔過野有死麇之男女當亂世而惡無禮則天下純被其化之實也至庶類蕃殖蒐田以時去害彼騶囿之虞人宜以殺獸多為有功今乃驅五獸以待君之一發好生之仁如此虞人可謂王化之極致故以王道成為言然則文王之王道至此可謂無一毫之可議矣

彼茁側者葭壹發五豝百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豝公于嗟乎騶虞

葭蘆也蓬草名也茁出也豕牝曰豨豕生一歲曰
 縱葭蓬始萌而命蒐田可謂得其時矣騶囿之虞
 人前驅五豨後驅五縱皆以待上之一發以見庶
 類之蕃多故易驅如此而國君前後所取各止一
 獸之縱逸者不知其幾于嗟乎騶虞嘆此虞人好
 生之仁也二南詩人未嘗指言文王特序詩者推
 言之耳今此詩嘆虞人之仁說者乃獨以嘆文王
 之仁有如騶虞就如其說亦不應以獸而比文王
 也或謂文王之囿何以名騶竊謂以騶為獸漢人
 亦嘗言之如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物出焉其狀如
 麋東方朔曰此騶牙也遠方歸義則騶牙見其齒

前後若一故名騶牙或疑牙虞聲近亦牽合之說
 彼見詩有騶虞之篇而毛氏以騶虞為義獸白虎
 黑文不食生物故易牙為虞爾司馬相如封禪文
 有曰囿騶虞之珍羣且謂般般之獸白質黑章眈
 眈穆穆君子之態封禪之文作於相如臨終之日
 武帝在位久矣毛公為景帝之子河間獻王博士
 則詩義已行意相如亦祖毛氏以求合詩書欲人
 主之必聽也至晉張華號為博物謂珍獸若虎具
 五采尾長於身名曰騶虞乘之日行千里華之意
 本欲遷就以牙為虞然色具五采與毛氏白虎黑
 文之說既已不同尾長於身日行千里乃獸之有

軼材者殊無仁之氣象惟許氏說文謂不食自死之物以求合毛氏義獸之說陸氏疏義謂不食生物不踐生草以求合毛氏不食生物之說殊不知一以為不食自死之物一以為不食生物二說正相反不足證也竊意文王之囿亦必取物以名之名囿為騶豈以騶牙為遠方難致之物亦猶後世閣以鳳名臺以麟名皆取其可貴者然則雖以騶名囿而虞自為司獸既不可以騶之一字併以虞人為獸亦不可以虞之一字而廢騶牙之說庶乎通論也案左氏傳成公十八年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杜氏謂周禮諸侯有六

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然則晉以馬為騶猶後世以馬為龍皆取諸異物以名其馬也又案左思魏都賦曰邁良騶之所著張銑釋之曰梁騶古天子田獵地名戴記月令天子教以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氏釋之曰七騶為趣馬主駕說者夫所獵之地謂之梁騶則與以司獸為騶虞之意同矣鄭氏箋詩固不敢狗毛之說以騶虞為獸至釋射義則曰吁嗟乎騶虞嘆仁人也然則以騶虞為虞人不為無據矣齊詩章句騶虞為天子掌鳥獸之官爾雅釋獸獨無騶虞鄭氏豈有見於此邪是詩二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此亦其詩之遺也
 詩補傳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命斯以士...
 采卿古天子曰...
 又素玄思...
 關...

